

不效艾符趋习俗

但祈蒲酒话升平

普陀人过端午节

□史明忠

端午对于普陀人来讲,是仅次于过年的隆重大节。小时候过端午节,好像又到了过年一样,充满着企盼和等待。

听上一辈人讲:普陀人过端午节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驱虫毒、避瘟邪、保健康。端午节正值夏至节气,进入仲夏时节,天气越来越热。这时的毒虫、蚊子大肆繁殖,因此民间把农历五月称作“毒月”,而把端午节五月初五那天,则称为“毒日”。“毒日”那天,家家户户都要采用烟熏、挂香包、挂菖蒲、蕲艾、喷抹雄黄酒等方法来驱虫毒、灭蚊蚤、避瘟邪、保平安。

二是做团子、裹粽子,慰劳出海回洋的捕鱼亲人们。普陀是海岛地区,渔民居多,一年到头风里浪里,只有到五月端午,洋生结束,渔船拢洋后,可以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在岸墩。所以要做些团子、裹些粽子来慰劳慰劳辛苦一年的柯鱼人了。出嫁的女儿也要送团子、粽子来慰劳孝敬出海回家的父亲。到后来出嫁的女儿端午节给娘家送“端午团”,就成了普陀民间的习俗。

端午节的前几天,母亲开始忙碌起来:浸米、磨粉、准备团子馅,买箬壳裹粽子。邻居王舅母怕麻烦,每年都用豆沙做团子馅

料,而母亲总是用我们最喜欢吃的黄豆粉来做团子的馅料。母亲忙前忙后,又要做团子,又要裹粽子,我只是烧烧火,打打下手,待团子煮熟出笼,就拿把扇子给团子扇风,使其尽快冷却,然后用方形的印子蘸上红颜色,在每个团子中间盖一下。乘着热乎,母亲会让我们先尝尝味道,但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吃太多,别烫嘴。可小时候我和弟弟们都是贪心又贪嘴的吃货,经常还未到端午那天,都已经吃得“伤更气”了。姐姐也会在这几天送来团子、乌馒头。

每到端午节那天,母亲一早叫我和弟弟到应家岙的大溪坑边去拔菖蒲和蕲艾。母亲则在家,把准备好的晒干的倭豆壳倒进破搪瓷洗脸盆,点燃后上面再覆盖一把半干的艾草,顿时就冒出浓浓的烟来。此时,母亲便叫我们一起帮忙,先在屋内熏烟,边熏边添加豆壳和艾草,母亲口中还念念有词,说什么:今末端午日,蜈蚣百脚跑走嘞,蚊虫臭虫朝外嘞。连续念叨了好几遍,屋里已浓烟滚滚,把我熏得满脸的眼泪鼻涕。屋里熏好后,我和母亲用铁钩钩住盆沿将破脸盆搬到屋外继续熏,直到把豆壳和艾草烧尽。

烟熏结束后,母亲开始准备中午的饭

菜。中午的一桌饭菜可是马虎不得的,开席时姐夫是主宾。我和弟弟就开始在门窗、蚊帐上挂菖蒲、挂蕲艾、挂香包。最有意思的是做菖蒲小人,用菖蒲的根茎切成小段,稍作削割,用小竹签拼穿成有头有躯干有四肢的小人,然后在菖蒲小人的身上涂上雄黄酒,挂在床格的正上方,说是菖蒲小人有灵性,能驱赶蚊子。弟弟年纪虽然小了点,但却心灵手巧,做出来的菖蒲小人,有鼻子有眼睛,还有小小的嘴巴。

姐夫一到,中饭就开席了。母亲烧了一大桌好菜,堪比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当然还有一大盘团子、粽子,这是端午节必需的。这团子和粽子有节前自家做的,也有姐姐家送来的。

开吃前,先要在每个人的脸上喷一口雄黄酒,然后在每个人的额头、耳后涂擦一点,每人再稍稍喝一点,因为雄黄有毒,喝雄黄酒也最多就是把嘴唇沾湿,算是一个仪式。雄黄烧酒是用雄黄、菖蒲根茎细末加白酒拌和而成的,按民间风俗,是用来驱虫毒、避瘟邪。用剩有多,就酒在屋里的犄角旮旯处,以驱虫毒。

吃过中饭,一切归旧,好的是还有剩下的一些团子、粽子能够吃上几餐。

小河回家

□徐琦瑶

每次回老家,下船后,总喜欢选择步行。有时随身行李多,就坐一段路程的车,中途下来,穿过一大片田野,吸着乡间的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跨过短短一桥,便到了小村,村口就是我家。

步行回家,黑土从脚底漫向我的内心,轻佻的麻雀时隐时没,擦个不停,一路还能遇见不少熟悉的笑脸,在点头招呼间刷新着乡情。但收获远非如此,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是沿着小河回到家的。

有好多条无名的河,流在故乡的岛上,流向大海的怀抱。在我们村口,也淌着一条小河,河道较窄,最宽处也不过五六米,河水不深,水流不急,走近了才能听到沙沙的水声,像一个细眼细眉的女孩子嗤嗤笑着,但河水很清,透亮透亮的。小时候,天气热了,我总爱蹲在桥边,细看清波之下的河底,有时惊喜地发现碎石中的一颗玻璃球,或与水草根挤在一起的彩色铁皮罐等,便会脱掉鞋子,小心地踩着黑滑的石头下去,在清涼涼的河水中把它们捞上来,往往能玩上一个夏天。

小河从我家门口流过,一直向南,流经外婆家。四五岁时,我就敢一个人去外婆家,因为沿着小河走,就不会迷路。小河流到外婆家的后门,已经宽阔了不少,河水也显得幽深。常常看见外婆搬着一个装满衣服的大木盆,轻轻推开板门,走下几级石阶,在河里洗衣服。那时,外婆偶尔会用木槌来洗衣,这在岛上并不多见。衣服浸湿后,用洗衣槌捶过几下,再抖开来到河水中荡一荡,就洗好了,连肥皂都没擦。我一直以为那是外婆出

于节俭。多年后,讲起少时我在外婆家玩疯了,误把一桶河水当成井水喝的事,外婆笑呵呵地说:“幸亏当年我们洗衣服很少用肥皂,否则你喝了那么多的河水,还不闹肚子?”至此,我才明白,河水的清冽,来自清水一样的人们。

岁月像河水一样流着,小河被岁月几度改了容貌。先是小河变短了,原先河水流过的一处被填上土石,造了房子,短了一截的小河与另一条横向的河流相接,河水从此变了方向。沿着小河走,再也走不到外婆家了。渐渐地,小河变瘦变轻了,两岸水草密长,交于河中,河底淤积,细流孱弱,呜咽无声。在外求学,每逢假期回家,走在乡间小道上,我常常会忘了身边的河水。站在家门口,我会跟曾在河边一起玩过的伙伴笑聊往事,却很少再望一望小河,望望她逐渐离去的身影。

然而,身处异乡,小河仍会流入我的梦中。在儿子稍稍懂事的时候,我给他讲年少旧事,总离不开那条小河。譬如,夏天赶鸭子到河里洗澡,看着鸭子戏水的欢样,忍不住自己也扑入晶亮亮的河水中。譬如,黄昏跟着奶奶把新摘的瓜放到河里冲洗,有一只瓜像小船般顺流而下,我在岸上追着跑到天黑。譬如,抽水机把小河的水抽到旁边的稻田里去灌溉,随着白花花的水流冒出来的,还有那些迫不及待的鱼儿,有时一跳就跳到了我们脚下。儿子听了,总会咯咯地笑得咧开了嘴。

直到一年春节,带儿子回老家,儿子指着被水草覆盖、淤泥填塞、踪迹半隐的小河说:“妈妈骗人!”关于小河的故事不会不再讲

了,而关于小河的记忆仍夜夜沉压在心头。

父母搬到城里后,我很少再回老家了,最近一次是去送别一个亲戚。从山上的墓园下来,路过小河,看到河道正在改造,两岸间的距离已增了不少,似乎比早年的还要宽阔,河岸正用大块的方石砌着,河床淤泥也被清理了不少,施工现场的河水并不清澈,但让人觉得水面之下搅着一团活气,把人的心和河的记忆都搅活了。

走在我前面的父亲突然停下脚步,和一名砌岸的工人打起了招呼。对方看上去已有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皮肤黝黑,尽管有好多年未见,但我还是能认得出来,他是邻村人,早年当过泥水匠。“你都这个年纪了,怎么不在家享清福,还干这重活?又不是没钱花。”父亲对他说。“别的活我现在也不会接了,但是改造河的活还是想干,这些年,还真委屈了这条河。”他停下手中的活,望了望小河消瘦的身姿,脸上似乎流露出一丝惜惜之意。父亲笑笑,递给他一支烟,走了。“这次总该让她活过来了!”身后,那人亮着嗓子拖长了音说道。

我长长地舒出一口气,这些年来淤积在心头的伤感,已化为清澈的河流,潺潺而去。

每一条河流都是一个生命,都有过青春与热闹,有过寂寥与无奈,但也可能就从此从容步入永恒。人们打理着河流,也打理着自己的生活和家园。

岛上的河流是另一片海洋,曲曲折折也是一种波澜壮阔。当我们怀抱它们,我们也就成了自己的河海。

迷人的东极蓝

□易水寒

晨五点的闹钟
将梦幻中的期待
转换成一张后会有期的船票
三天后成行
如果风允许
锚
决不食言
启动时
船上载满五颜六色的故事
船头船尾
都有飘动的红纱巾随风起舞

一排排雪浪像跳动的符号
欢快地犁开肥沃的土地
那深蓝色的
一如你的明眸
流淌着清澈的明月清风
今天,去东极的海路
竟然如此平坦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谈笑风生中
东极已在眼前

东极的海蓝得透明
蓝得纯粹
蓝得明目张胆
地平静、幽深、不动声色
就好比遭遇了一场旷世爱情
如此密集的蓝从天空倾泻而下
无边无际的海天一色

东极的蓝是有温度的
自然之手铺开了一张硕大的宣纸
那一望无际的蓝
分明是一封刚刚写就的情书
在碧玉透明的张望中发出清楚的表白
在东极
遭遇东极蓝是多么美妙的事物

东极的蓝是有深度的
蓝到海不扬波
天不飘云
蓝到海天同色
翡翠落满星河

东极的蓝是安静的
安静得让我们感觉不到
彼此的心跳
就像我身边那些带着文艺气息的
洛迦旧识
他们的故事就像这天蓝色的海
深邃、幽冥、超乎想象
而我的笔却无从下手

来吧亲爱的
在东极
遭遇东极蓝
是足够幸运的事物

端午访大鹏

□徐国南

我最近造访大鹏岛,恰好是个端午节。看惯了城市里人流涌动车水马龙,一踏上这块弹丸之地,就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出奇地静谧和寂寥。

农历五月初,农田里橘子李子等果树在清风中摇曳。玉米叶子油光发亮随风摆动,玉米穗子憋足了劲儿,鼓鼓囊囊的,满是诱惑。蒲瓜藤儿伏在竹竿棚上向四周蔓延,毫无忌惮,那悬挂的蒲瓜更是逗人喜爱。黄豆、茄子、芋艿……无不生机勃勃。

田间除了作物和荒草,静默着许多清末民初的古民居,它们如饱经风霜的老人尽责地守护着这块老祖宗生活过的土地,悄悄地讲述着当年那曾经的辉煌。但很少看到有人进出或走动,周围静悄悄的。在田间,偶尔能看到个把劳作者,他们不是俯首弓背就是戴帽遮脸地侍候庄稼。

你看那边的那两畦茄子地。茄叶绿油油的,支架尚未拆除,花儿也未开,地面上覆盖着的薄膜尚在,茄地北边是个大棚。一位头戴草帽、身着白衬衫黑裤的男子正弓着背侍弄茄子清理杂草。我在他的身后来回走动偷

拍,他竟毫无察觉,抑或是察觉了也不转身,心无旁骛。东南西三边杂草荒芜,并大有向茄地蔓延之势。主人从中辟出这么块茄地,也是不容易;稍远处,一位穿黄格子衣服裤管高卷的男子正在除草,其身后是蒲瓜棚,蒲瓜开着小白花,其右侧是嫩绿的花生,根部应该已结出了白胖的小宝宝;岛上人家,最勤劳的,可能要数那位大嫂了。你看她侍候的那块田地,茄子、梅豆、蒲瓜、土豆、天津菜等都长势喜人。时值中午,她还戴着草帽蒙着脸弓着腰在田园忙碌,除草、施肥、搭棚……面对即将到来的丰收,她心里一定乐滋滋的吧。

与田园隔条路就是这位大嫂的家。三十年前,她在此建房安身,并开了小店。每天一清早,大嫂就开门迎客。每隔几天还要骑上三轮车摆渡过海峡到对岸百货批发处提货,加上家务杂事,每天都十分忙碌了。可是一有空闲,她还要往田园跑。有时顾客光临,见店里没人,只要往田园里喊一声“老板娘,买东西哩。”她就马上会带着泥土笑吟吟地走出田园。

每年七八月份,台风常会光顾岛城。暴雨倾泻,田园淹没,正值丰收的蔬菜瓜果会一夜间被毁殆尽。可每次面对如此场景,女主人都毫无畏惧。不久,她就处理荒秽,翻土播种,这块田园很快又绿油油的充满活力。

大嫂的丈夫张先生从船厂退休。在外打拼惯了,他不习惯在家闲着。和妻子一样,也是有空就往地头跑。大嫂老两口都享受社保,加之小店收入,衣食无忧,幸福满满。他们儿子一家安居新城,不需父母操心。大嫂说现在不光是他们家,其他家庭也如此,岛上的年轻人都离开小岛或进城或到外地工作,留守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享受退休金或社保。他们躬耕田园并非是因生活所逼出于无奈去承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热光”的辛苦,而是为了从劳动中去获得乐趣和丰收的成就感。“晨兴理荒秽,力尽不知热”已成了他们乐此不疲怡然自得健康休闲延年益寿的生活方式。

清风拂过,漾起层层绿浪。端午的大鹏岛宁静悠闲自然质朴如桃源般令人向往。

